

# 冬至挖荠菜

□元光美

今年的冬天说来也怪，竟然不怎么冷，冬至那天，竟只在早晚才透出些微寒意，如一层薄薄的、凉凉的纱，轻轻贴在脸上，不一会儿就习惯了。小区楼下的银杏叶早已落尽，茶花刚冒出花骨朵，一粒粒，白白的、鼓鼓的，却总也不见红花瓣的影。暖阳懒散地漫过操场，随之传来邻居阿姨们的吆喝声。这么热闹，定是阿姨们又商量着做些好吃的。也不知她们从哪儿弄来的一口大锅，支在一楼阿姨家的院子里，她们经常合伙制作本地的特色小吃。

婆婆提醒道：“今天是冬至，邻居们准备一起包饺子，等会儿去挖荠菜，锅里煮了汤圆，你快起来吃早饭。”

“挖荠菜，这个季节哪来的荠菜，野菜不是应该春天才有吗？”我心里满是疑惑。

“有啊，这个时候的荠菜最肥美了，地方她们都提前寻好了，准备一下就出发。”婆婆边收拾挖野菜的工具，边回应我，“老话说‘冬至荠菜小人参’，这时候的荠菜营养都在根上，味道才好呢！”

“那我也去，我马上就好。”我赶紧起身，生怕掉了队。

田垄上的土松松的，表层覆着一层薄霜，那些春夏秋三季里闹嚷嚷的蔬菜、野果们，此刻都只剩下些灰褐色的枯梗子，规规矩矩地立在畦里。我们一行人沿着田埂，跟着领队，慢慢地走。

“到了，就在这附近，大家自己挖。”领队阿姨召唤我们开始行动。

“哪里有啊？”我四周环顾一圈。

“你看，这不就是。”同行的一个阿姨从枯梗子中间拔出一棵。

我弯下腰一看，还真是，就在一簇衰草的脚跟，贴着地皮悄悄生长。原来，荠菜选择在万木退避的严寒萌发，大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气概，一路破冻土，逆风雪，顽强地走向春天。叶片紧贴地面，迎着寒风均匀地舒展开来，那深褐色透着暗红的叶子，微微有些青绿的底子，几乎要与泥土混成一色了。

“你认得荠菜不？”婆婆怕我认错，想教我辨认。

“认得认得，小时候都挖过的。”我笃定地回答，竟有几分自豪。

荠菜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偏要拣在这万般萧条的时节来显现它的清鲜。我捏着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探进土里，轻轻一撬，整棵荠菜便连着一小撮湿润的泥土一同起来了。白色根须短短的，抖一抖就干净了。

“这棵长得肥。”领队阿姨举起一棵荠菜，向我们展示。果然，她挖到的荠菜叶子宽大厚实，竟有巴掌大小。

之后，我们便不再多言，各自埋着头，一处处寻，一棵棵挖。不知是挖荠菜这事儿本身就带着魔力，还是集体劳作藏着无形的竞争，每个人都全神贯注。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溜走，我的思绪却飘回了从前。小时候，外婆就带我到田里挖荠菜，她说经了霜的荠菜甜，我嘴馋，挖到一棵，用手将一挖泥，就往嘴里送，那股子清香味儿，跟现在一模一样，那时候天气冷，手指头冻得发僵，心里却是暖暖的。

随着领队阿姨一句：“差不多了吧。”我们才停下手中的活儿，聚到一处背风的田埂上歇脚，顺手拣去篮子里混着的枯叶杂草。我忽然想起古人说“其甘如荠，惟此菜之美也”，原来这不起眼的野菜，竟是从《诗经》时代就被赞美至今的美味。

回到小区，我们开始分工。婆婆和阿姨们负责烧水、调肉馅、擀饺子皮。而择荠菜的活儿就留给了我，我把附着在荠菜上的黄叶老叶一一揪掉，再把荠菜根单独剪出来，因为荠菜贴着地皮长，沾了不少浮土，得用清水反复淘洗好几遍，才能清洗干净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开始包饺子了。因为收获的荠菜量足，除了荠菜饺子，还做了荠菜馄饨、荠菜春卷、荠菜丸子，甚至复刻了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“东坡羹”。猪肉厚厚的油脂香配上荠菜清新的草木香，整个院子都飘着浓浓的烟火气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曾说：“荠菜拌肉作馅，不用着腻，自有真味。”这朴实的智慧，至今仍在我们的手中传承。

我捧着热乎乎的饺子忽然觉得，我们这一上午的忙碌，包进去的何止是荠菜与肉馅，那铲子撬动泥土的微凉触感、记忆里外婆手心的温度、东坡先生的旷达意趣，还有邻里相伴的欢声笑语，都被细细切碎、慢慢调和，包裹进这薄薄的面皮里。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升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，也温熟了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记忆——原来，这才是冬至最珍贵的“福气”，让这白昼最短的一天，也变得温暖而绵长。

冬至早已过去，而那缕荠菜的清香，却始终袅袅不散，萦绕在记忆的深处。



## 海浪花

□王德仁

时，班长肩拉铁犁带头垦荒；台风冲垮海堤，官兵以血肉之躯筑成人墙。我因体力不支昏迷，醒来时见班长黑着眼圈守候床边。他说：“你是一名好战士。”这句话如浪花撞击礁石，在我心中迸发力量。后来，他在信中提到我为他写的通讯见报后，当地政府帮扶了他的家庭，一位姑娘寄来了照片——海浪花终成报春之花的预言，在岁月中悄然应验。

十连张连长的带兵风格如惊涛骇浪：夜半哨声、正步七十五公分、枪管吊弹加练，战士称他“老黑哨”。但在他为救新兵重伤倒地时，全连泪如雨下。他曾说：“只有随时拉得动、冲得上、打得胜，才是当兵的人！”这句话如刺刀般直刺我心，让我读懂严苛背后的深情。浪花的壮美，正在于它撞击礁石时的义无反顾。

## 坪头秋色

□李鸿宇

山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，其中还夹杂着银杏叶特有的微苦气息。那一刻，我总忍不住深深呼吸，仿佛要将那山间的秋意，整个儿装进肺里，藏进记忆的深处。

村口那棵巨大的银杏古树，是记忆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的树干粗粝，至少需五人伸臂方能合围，树冠如华盖，滤下片片碎金般的光斑。而树下那位佝偻着腰的老人，更是让我至今难忘。她用那双布满深纹的手，在满地黄叶间，缓慢而专注地拾取坠落的银杏果。每一拾，一放，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仪式。我站在一旁，不忍打扰。直到她抬起头，对我露出一个慈祥的笑靥。我指了指地上的白果，她像奶奶般地点点头。我便俯身，小心翼翼地拾起几颗，当作是对那个秋天最实在的念想。

握起一颗乳白色的银杏果，我忆起当时口中的滋味——微苦、微涩，而后才有一丝回

## 墙隅白菊

□阡陌

不像花园里被精心呵护的名卉，倒像是这巷弄里自在生长的孩子，带着泥土的自然质朴与天真。我不由得心里欢喜得很，近日路过，都会停步观赏一番。

若说第一眼是惊艳于它在秋阳下的明朗，那么此时再看又是另一幅光景，则更显出它的风骨了。天色是沉沉的，铅灰色的云层厚厚地压着，空气里弥漫着雨前的寂静。那丛白菊，却在这片灰蒙蒙的底色里，愈发显得皎洁如玉。几根细长的木竹棍悄悄立在花枝间，这是养花人温柔地扶持，生怕这繁花压弯了枝条。它们就那样挺立着，每一片花瓣都舒展着，承接这天光，也预备着迎接即将到来的风雨。不同于毗邻的地里，红薯藤与叶匍匐在垄畦，瑟瑟等待着风雨的洗礼。身后那栋灰色建筑的百叶窗紧闭着，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。

然而，这一明一暗之间，白的依旧是那样白，绿的依旧是那样绿。远山作为背景更

海浪花更是军民联防的友谊花。川石岛军民联哨共驱可疑船艇，卫生所战士为渔家女献血救母子；台风后部队修堤送粮，通讯排长牺牲在架设电话线的寒风中。追悼会上，乡亲的泪水与军功章交织成无声的誓言。一位老兵感叹：“看见大陆军民的联防，我们也想念老家的亲人！”浪花淘尽英雄，却淘不尽血液于水的深情。

如今，我已两鬓斑白，但海浪花依旧在记忆中翻涌。它淘走了岁月的泥沙，留下精神的结晶：班长的坚韧、连长的担当、军民携手的温暖，皆如浪花般汇聚成海，托起一代代海防人的信仰。正如老守岛战士的诗句：“多少心血流大海，流入大海绽奇葩。”海浪花不仅是自然的奇观，更是战士青春与理想的永恒绽放。

甘。人们说银杏是亿年的活化石，我的味蕾笨拙，尝不出亿年岁月的独特，可也能感受到时间那沉甸甸的质感。我本想多带走几颗，最终却还是将它们轻轻放回了地上。就让它们完成作为种子的使命吧，在这片生长了亿万年的土地上，继续那场始于远古的、漫长的梦。

山里的天黑得早，傍晚五点多，暮色便已四合。山风再起时，又一阵银杏叶雨簌簌落下，像在温柔地催促着归期。我转身离去，将古树的沉默、果实的微苦，一并封存于心，带往山外那个行色匆匆的人间。

而今，那片银杏叶书签，成了我与那个秋天唯一的联结。它静静地躺着，提醒着我，曾有一个午后，我站在一棵古树下，感受过时光缓慢而庄重的流动。在一切追求“即时”的今天，这份源于上坪头的记忆，反而愈发清晰地告诉我：有些美好，值得用一生去回味。



扫一扫，听一听

## 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